山右石刻叢編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五

誥授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太原城守尉臣胡聘之編

宋

趙蒙游師雄題名

碑從裴本錄出正書今在永濟縣

蓬山趙蒙君錫荖功游師雄景叔偕由栖嵓同宿萬固

元祐丙寅三月初五日寺主僧德嶽立石

按碑題蓬山趙蒙君錫武功游師雄景叔偕由棲巖同宿萬固元祐丙寅三月初五日立石宋史游師雄傳字景叔宗兆武功人第進士爲儀州司戸參軍德順軍判官趙卨帥延安辟爲屬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酋鬼章脅屬羌構夏人爲亂朝廷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

既至破洮州擒鬼章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本紀元祐二年八月丁未岷州行營將种誼復洮州執蕃酋鬼章十月庚子論復洮州功种誼等遷秩有差金石萃編宋張舜民游公墓志元祐元年除宗正寺主簿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四月吐蕃首領鬼章結夏賊為亂朝廷擇可使者僉以公行既至破洮州擒鬼章遷奉議郎賜緋出為陝西轉運判官行部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　校丙寅元祐元年師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雄過棲巖留自延幕入為宗簿時

司馬光墓碑

碑共四石高均四尺七寸廣均二尺二寸計卅七行行均四十一字正書今在夏縣

宋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壹阡伍伯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謚文正司馬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　制誥兼　侍讀上騎都尉武功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蘇軾奉　敕撰
并書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
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
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
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　闕下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
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
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
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
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
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

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　　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
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
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
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
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
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
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
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
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

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　朝過八州以至　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　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　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　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　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

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晝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疋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　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論陝西判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　濮安懿王當準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　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

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為
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
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
者皆倚公為重　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
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
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
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
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
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凛凛嚮
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
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

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
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
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
之晁村　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
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
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鄉大夫相與為賓師
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
己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

間乎方熙寧中　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迩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　先帝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
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
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
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與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
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尒
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
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鷙不搏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為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
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　淸廟　神考之功

玉冊官臣王磻奉　聖旨摹刻

山東順德路唐山縣孫安重刊

核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條下載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卽此碑中語也篇末措論歸重於神宗知公之深而云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又曰古之人君甯其身不受知人之明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若逆料他日章蔡之徒必有以紹述神考爲辭而借變法爲公罪者是以推本當日神宗用公之深心以詔天下後世

用箝小人之口文忠眞所謂哲人知幾者矣溫之始入朝也首改差役法持議甚峻文忠及范忠宣皆力爭之而不能得暨公之歿洛蜀交訌議論不靖文呂諸公又贊宣仁后置蔡確死地於是熙豐元祐結釁日深一朝翻覆置國是不問各洩憤以報其私宋祚遂以不永王偁之贊范忠宣曰使熙甯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善哉言乎史臣謂溫公之改熙豐舊事其勇孟賁不如然取仲尼不爲已甚之說則忠宣及文忠之見有足多者矣議者謂使溫公不遽隕其所措施當終歸乎均平畫一（觀荊公歿公遺呂正獻書可見）而必不同於文呂之操切然則公之死非公之不幸實宋之不幸也又據長編是年九月丁卯中書舍人蘇軾爲翰林學士而紀年錄謂以十

月十二日除學士知制誥恐當以史爲定文定作文忠行狀謂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朝奉郎又行狀中所列勳爲上輕車都尉封爲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與碑首所具銜不同校此碑元祐時王磻奉聖旨摹刻紹聖初仆現存者爲明嘉靖三年侍御朱實昌摹刻然碑末有山東順德路唐山縣孫安重刊一行攷宋無唐山縣明無順德路其爲元時無疑元地理志順德路唐邢州宋爲信德府金改邢州元初置元帥府中統三年升順德府至元二年以順德府爲順德路總管府縣九唐山下隷中書省而中書省統山東西河北之地安以唐山人到夏縣刻碑同隷中書省而山東西不同故曰山東順德路某人也疑元時已重刻明又繙元刻耳

高万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廣一尺二寸五分二十行行三十三字額題宋故高君墓銘六字均正書今在崞縣申村

前太原府户曹叅軍賀霖撰

君諱万高其氏也世為崞之申人其先亦不甚顯迨君始以豪貲聞君性嗜田桒而便習水利事申有河所謂陽武者盖其源□於陽武寒石壁間汨汨而下出於曠谷每遇泛漲則有墊溺之患居民為之不(寧)瀕河有田數千頃因墊溺則廢為曠土其民亦轉徙而他者不可勝計矣嘉祐熙(寧)間君始為鑿渠道築堰塹引漲水以溉瘠田得膏壤數千畝卒抵豐殖由是一川之人皆效而為之向所謂曠廢不毛之土今皆變為良田其轉徙之民亦無復其□而往往弟為甲户在崞之地凡稱膏腴者必稽為故熙(寧)以前民知有漲水之害而

不知有漲水之利熙寧以後民知有漲水之利而不知有漲水之害則其為皆自君始也惜乎君以疋庶之賤素乃考古以研究天下之利害而其爲乃能使一鄉賴之若幸用於世則其為亦可量哉元豐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君以感疾而終時年五十一有男一人□亮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賀存中餘皆適良族有孫四人曰福祐福□福錫福喜孫女一人仙哥君先娶靳氏早卒繼娶張氏後君五年而終采亮季女乃張氏所産也□亮以元祐三年八月九日卜葬君于申之北坂實靳氏之墓也以妻張氏同祔焉□□丐銘于余曰夫人之□雖不進為世用亦以豪貲為鄉之良民願藉一言以傳不朽念方以先妣之憂病卧于里而念君為姻婭者且實有舊而知其為人也不獲已遂為之銘曰

積德厚者以善善民　積產富者以利利人　君財有素
于鄉獲助　愛其云何子孫承祐
門婿張世甯書

匠人王友鐫

桉碑題前太原府戶曹參軍賀霖撰張世甯書碑言君先不顯於世至君便習水利能修田業疏崞縣陽武河為渠溉田數千畝民獲其益皆效而為之有熙甯以前民知漲水之害而不知漲水之利云云是君能興水利也桉崞縣志陽武河源發縣治西南六十里陽武口內下馬圈村山根大泉一道小泉百道東流出陽武口三十里餘至上申村下申村其所經處所率皆以此灌田與碑言君申人能為申繫渠築堰者相合志又云行二十五里至合河村入

滹沱河是陽武一河始終均爲𨾏之利賴碑又云君以宋元豐元年卒於鄉至元祐三年始葬而乞賀霖爲墓銘按續通鑑熙甯元年六月詔諸路與監司訪尋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修築塘堰圩隄功利有實當議旌寵据史所言當時興修水利者應復不少而至今山西惟陽武河著聞豈非以其利益溥著乎後人議王安石興修水利爲緐擾然如陽武之渠今爲民利固未可盡謂爲無益也

碑見通志金石記

孔子畫像碑

碑連額高二尺五寸二分廣一尺六寸六分二截上截畫像二人篆題宣聖小景四字下截文十六行行十五字至十八字不等正書今在高平縣

唐吴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時像二本乘車而群弟子從者

謂之圖立而顔淵侍者謂之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於仙源孔氏蓋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家之所藏也傳於棣州摹石於學中世人畫宣聖往往訛謬不足考信此小影與今　朝廷詔其家獻秘閣者乃此本也是知無妄矣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聖人既不得而親見之矣今誦其書考其行事而又刻其衣冠與夫儼然盛德之容日夜相像而潛心焉持承乏高平邑人興建學校患無真容以為憂棣州教授袁百之偶以寄此上下恍之若合符然乃示工者法以像之别摹於石以安廟壁庶傳無窮也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議郎權知澤州高平縣事兼兵馬都監飛騎尉賜緋魚袋張持記書并立石

校金石記高平縣志奉議郎權知高平縣事張持撰并書

桉記云吳道子畫孔子爲魯司寇像二本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謂之圖立而顏淵侍者爲小影司門郎中王伯瑜傳小影於仙源孔氏盡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蒙之所藏也刻棣州學中高平建學倣州像摹於廟壁古今聖像獨此爲眞又據此記云其石後有東武趙挺之所題今攷長編元祐元年六月壬寅中書侍郎張璪舉承議郎趙挺之堪館閣之選二年六月戊申由朝奉郎充集賢校理爲監察御史四年五月辛巳坐觀望不言蔡確通判徐州記作於元祐三年九月挺之是時蓋猶在臺也東都事略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此云東武者西漢於此置東武縣爲琅邪郡治隋改東武爲諸城唐迄宋因之隸密州屬京東路見太平寰宇記舉古地爲稱屬文家之通例也又

按挺之官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卒贈司徒事詳宋史本傳文獻通考司門郎中掌門關津梁道路之禁令員一人屬尚書刑部又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又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初委漕司薦充熙甯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受命於朝廷宋人重學於此可見袁百之張持史俱無傳其記有云想像盛德之容而日夜潛心焉非皆修學好古之君子曷足語此哉宋史地理志棣州上樂安郡防禦大中祥符八年移治陽信縣隸河北東路澤州有高平縣隸河東路碑見通志金石記

興化寺佛殿記

碑高四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二分二十五行
行五十四字正書今在解州西紅臉溝靜林寺

解州解縣靜林山興化寺新修盧舍那佛大殿記

新授河中府河東縣主簿王基撰

河中府臨晉縣尉王明遠書

萬州南浦縣令李光篆額

中條之山自蒲距陝東西相接踰二百里其嶢然而秀聳然而異者曰方山曰五老峯曰天柱峯其佛宮之盛者曰栖巖曰萬固曰靈峯曰延祚曰栢梯俱占中條之勝而屬蒲阪之界自隋唐已來世有高僧繼處於其間故遠近信嚮經營搭廟崇基隆構壯麗奇偉雄冠於一方靜林谷者亦條山之界而蒲之舊地也中有古寺載於圖經唐乾寧中錫以妙覺之號漢乾祐初始屬於解至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易以今名歷歲寖久頽垣壞屋莫之能

興慶(曆)中有僧號普真者雲遊至此徘徊周覽愛其山川之

秀可以為住錫之地乃營庵於其側鄉人知其篤行相與出

力崇起殿閣創修塼塔繼而得絳僧文玉者與普真同其志

願誓棲隱於斯地其徒從之者衆迺度地之勢以廣一寺之

基日修月葺講論有堂燕息有室於是二人復相謂曰夫浮

屠氏之道以寬容泛愛為心而不可以有偏係之拘其於吾

之儕類也當來則受之而不可拒也乃請於官乞敷奏以十

方為名

朝廷從之至是歲時設齋大會環千里之內外衣冠士女雲

集輻湊其盛遂與棲巖萬固之類相埒而為解地之盛遊歷

三十年而正殿獨闕有沙門洪濟者繼為主僧慨然欲以建

立爲意乃告於有力者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婁應夙植善根
素崇像敎與濟相善因告之以無他求應當獨力以辦遂聚
材鳩工以槩以構暨始成迺刻　盧舍那像以中居之而
兩邊之廡護崖之舍與夫四壁丹青之事及棟宇藻繪之功
俱未之畢而洪濟化去婁君繼卒其子綬念先人之志遵釋
氏之敎欲廣修功德以薦乃告於主僧元杲乞繼而成之增
廣廊廡至七十餘間凡用工前後踰十年其費幾二萬緡一
出於婁氏至是一殿之飾左右上下粲然罔不完矣觀其四
隅角立巨棟下臨窓牖相鮮門欄競爽雖參差不齊而高低
交映盡繩墨之巧窮丹漆之工使遊覽之者如入於兜率之
中清都之上煥其炳兮溢群目也雕且峻兮駭衆心也信哉
非　佛之有大威德孰能使人必信若是哉噫佛法入於中

國千有餘年盛於晉魏梁陳之間而民之所以奔趍歸仰之不暇者以其徒能篤行其教於民以謂順之則或生天界逆之則或墮地獄故斯民悅服而信深以至罄室之財以捨之而不吝殺已之身以奉之而弗辭則凡吾之所謂天之禍福神之吉凶一皆出於其徒而已則佛之徒唱其教亦大矣若夫梵宇之興廢亦繫其所主之人如何爾則是寺也非普真文玉經始於其前而洪濟元杲善承於其後俱有大信行足以感動於人則孰能使人竭誠盡力以增修善完若是其盛哉予嘉前後主僧得其人其所以用心如此又歎婁氏父子相承之若彼因述此寺肇興之迹而論佛法入於中國之盛而詳言之若夫　盧舍那佛之事則載於釋典而其徒皆能道之此予所以不紀也然春秋之法所作必書者所以志

是非也而後之為文者凡舉事必皆有記則記亦從來尚矣
乃因其請而為之誌其歲月以告後人云爾
元祐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癸酉朔記　陝州閿鄉縣主簿
南熙立石
朝散郎通判解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及提舉兩池塩場公
事護軍賜緋魚袋盖瑜
朝請郎知解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及提舉兩池塩場公事
上輕車都尉借紫陳安壽
焦元吉刻
按解州志靜林寺在州西二十里中條山陰唐乾甯中賜
名妙覺宋太平興國二年賜名靜林山天甯寺慶歷中僧
普眞增修元祐三年州人將作監主簿畟應父子與僧洪

濟元杲繼修河東縣主簿王基記今碑題新授河中府河東縣主簿王基撰與州志同碑始言中條之形勝其所言諸峯名見方輿紀要者有天柱峯五老山見今通志有方山其所列靜林寺名與創更改與今州志相合惟碑記之立如云歷三十年而正殿獨闕郡人婁應告以當獨力以辦又云棟宇藻繪之功未畢而婁君化去其子綬乃告於主僧元杲乞繼而成之前後踰十年費一出於婁氏然則茲寺之成悉婁氏父子之力洪濟元杲特主寺之僧耳州志不爲分析言之殊嫌未核至末所列官如通判蓋瑜知州陳安壽皆見今州志宋世解州守倅例帶提舉兩池鹽場公事通鑑長編拾補崇甯五年十二月辛巳制置解鹽李百祿乞令解州知州通判依舊帶管句榷鹽院提點兩

池鹽場事可證今碑結銜無管句榷鹽院提點作提舉與長編少異然宋解州守倅之得知鹽事則無可疑者宋史職官志朝散朝請郎皆寄祿六部員外郎改名碑立元祐中在元豐改官制後故得書改後之銜又州志元祐三年州人婁應父子繼修語亦未核以碑文考之蓋慶歷中僧普眞始創修廢寺歷三十年郡人婁應繼修踰十年應子綏成之元祐三年乃寺成之年非繼修之年應修此寺當在元豐熙甯之間元祐三年至熙甯十年計十一年與碑文前後踰十年文合僧普眞修寺時有緯僧文玉同修州志亦漏其名記所言諸佛宮如棲巖寺則在今永濟縣東二十五里北周建德中建萬固寺今在永濟縣東南十五里中條山唐大中八年建初名建元後改今額靈峯寺在今虞鄉縣西南十里方山唐

咸通四年重建延祚寺在今虞鄉縣西北十五里孫常鎮唐貞觀間建百梯寺在今虞鄉縣南三里百梯山東縣志謂舊山多柏故或云柏梯後周保定二年建皆在宋元祐前故記文歷引之

布衾銘

石高一尺三寸二分廣二尺二寸五分十三行行九字末題四行行十二字分書今在夏縣

布衾景仁惠堯夫銘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先叔丞相頃歲嘗以隸寫布衾銘示子孫俾遵　儉德

元祐戊辰姪富摸勒于石以傳永久

玉册官王磻刊

桉夏縣志布衾銘石刻亦温公手筆嵌城中祠堂壁間碑末題先叔丞相頃歲以隸寫布衾銘示子孫俾遵儉德元祐戊辰姪富摸勒於石以傳永久宋史司馬旦子富承議郎陝州通判夏縣志旦仲子富字希道善屬文仕爲承議郎通判陝州事旦爲温公兄故富稱温公爲叔父戊辰元祐三年碑題景仁惠堯夫銘宋史范鎮字景仁范純仁邵雍皆號堯夫此爲范堯夫見縣志碑末玉册官王磻刊卽刻司馬文正公神道碑之人碑見寰宇訪碑錄

介神廟詩碣

碑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六分十四行行十三字正書今在介休縣西關

題介神廟有序

介之推不忍舅犯之要君携母去之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世傳龍虵躁悱之章厚誣義士以詩辯之

權發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

十九年從晉重耳艱棘憂危同踐履田中丐食桑下謀齒足周旋垂万里一心奉事不自欺逆知天意開公子及河忽聞舅犯言如以朝衣蹈泥滓鄙夫豈可與同行(行列之行)携母入山甘隱藏公子歸國覇業强築壇䟦土尊天王大夫卿士環珮鏘靳袪寺人亦頡頏念子昔者皆奔亡舍我長逝情怛傷大蒐縱火焚山岡烈焰不肯回剛腸嗟乎義士烏可量何人謬作龍虵章

元祐四年三月初三日立石

右侍禁監汾州介休縣酒稅薛汝能

承事郎權知汾州介休縣事韓宗□

晉陽任賙摹

按碑題權發遣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後刻商英詩今介休縣志載此詩可据補碑之漫漶者宋史張商英傳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度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駡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不言何年使河東以碑元祐四年三月初三日立石

考之則是年前已任河東又見通鑑長編元祐二年自開封推官除碑末所題官有右侍禁監汾州介休縣酒稅薛汝能承事郎權知汾州介休縣事韓宗闕今縣志皆不載右侍禁宋武班見選舉志韓億諸孫有宗古宗師諸名此碑宗字下有闕文刻字人晉陽任貺晉祠曾布題名御祭狄武襄文均其所刻是以此技擅名當時者

紫巖院大悲殿記

碑高五尺四寸二分廣二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今在襄垣縣

潞州紫巖禪院千手千眼大悲殿記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勸農事提舉河渠公事輕車都尉借紫張商英撰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河東路計度都轉運使兼勸農使

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范子奇書

智無自性而能分別有分別然後有癡愛有癡愛然後有執取有執取然後有生死苦樂苦至於極樂不可得智者悟苦諦之本空復而歸於無苦樂至於窮衆苦隨之智者觀樂性之自離復而歸於無樂苦樂執盡則真智現前真智現前則十方平等皆吾之智體也三界蕩然皆吾之智境也諸佛諸大菩薩證此之智出世間矣而不斷世間之法非衆生矣而不壞衆生之相所以者何吾之大智無住而不以大悲運用入郷利物則六趣起没誰拯誰拔且也滯寂沉空欣真猒妄為聲聞為緣覺為淨土菩薩而已耳是故觀世音大士於過去無量億刧千光王靜住如来所聞持廣大圓滿無𥘿大悲心陀羅尼生大精進即發誓言我若當來堪作利益願我此

身生千手眼發是願已其身即生千手千眼具足從是已後
所生之身不受胎藏於金光師子遊戲佛土蓮花化生問彼
佛言諸供養中何者最勝佛言以慈心回向菩提是為最勝
於是發大誓願當於萬億刼大悲度衆生後次於觀世音佛
所得耳門圓照三昧六根(玄)用法門彼佛授記觀世音號故
能現八萬四千毋陀羅臂清淨寶眼此大悲之因也唐初天
竺婆羅門僧持細氎圖繪千手千眼像及千手千眼陁羅尼
梵本來又北天竺婆羅門蘓伽陁傳壇場印呪之法自是中
國始有千手千眼大悲像其說大抵以大悲為觀世音之變
而降伏魔怨之迹或以印呪而入寂滅定或以印呪而得解
脫神通或以印呪而見百千淨妙刹土或以印呪而呼召龍
鬼或以印呪而袪除疾癘或於壇場中現阿難身而說法啇

英三復其書而疑之殆樂著小法者流通之𢌿也何以明之華德藏菩薩問釋迦佛曰觀世音云何得如幻三昧以善方便隨衆形類所成善根而為說法佛言菩薩成就一法謂無依止不依三界不依外不依內於無所依得正觀察正觀察已即得正盡由此言之則壇場印呪尚何依乎菩薩以愛語同事利生三十二應隨類現形則千手千眼亦何施乎烝則千手千眼者無千之千而非一十百千之千也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放光照闇之廣也八萬四千者衆生塵勞也衆生塵勞無盡菩薩慈悲亦無盡一一塵勞具一一寶手華手香手晉手無量手乃至八萬四千手一一塵勞具一一智眼法眼慧眼天眼最勝眼乃至八萬四千眼苟無衆生無塵勞則一指不存而况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况千

萬目乎夫智者菩薩之所獨悲者菩薩之所共獨而不共或
障則淨共而不獨或障則染故善財問菩薩道於善知識往
見觀世音於金剛山之西阿而東方正趣菩薩自空中來與
觀世音同會西方陰慘而為悲東方陽舒而為智智悲會融
則佛之體用全矣此觀世音之所以為大悲也而索之於殊形
異相千變萬化何其詭哉或曰現未曾有身以折伏九十五
種外道則維摩詰以一手接妙喜世界毗耶會中豈亦有外
道乎會上黨紫巖寺大悲像殊特端妙礱巨石以待記者四
十年矣主僧聞商英之判大悲也合掌讚曰善哉真得佛意
謁官之文以破俗疑乃辯其宗著之于篇

元祐四年五月六日

朝奉郎權知潞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澤潞晉絳

慈遼州威勝軍兵馬巡檢公事上柱國借紫韓宗古立石

太原任睍摸刻

按襄垣縣志紫巖山一名貲峰在縣西五十五里後周麻衣僧修真此山建寺山峰有無梁樓麻衣遺像在焉紫巖之有禪院蓋自此始是記爲張商英書付主僧者文多彼教中語剖辯彌繁東都事略謂商英好浮圖自號無盡居士其依佛實本天生所至名山巍林多有留題之作文末云紫巖寺大悲像殊特端妙龕巨石以待記者四十年主僧聞商英之判大悲合掌讚曰善哉真得佛意謂官之文以破俗疑乃辯其宗旨之於篇夫商英爲此文實炫其研究釋典耳故藉主僧請記爲辭商英除提點河東刑獄據通鑑長編在元祐二年七月此碑元祐四年五月立其時

尚未移河北憲也范子奇雍之孫官至吏部侍郎卒宋史有傳其爲河東轉運使長編初次繫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至四年八月己酉充外都水使者移使河北十月戊午復命依舊直龍圖閣權河東都轉運使此碑立於四年五月繫銜有直龍圖閣當係初使河東時所書本傳於子奇使河東河北事謂在元祐以前頗爲疏略今以長編合證是碑仕履歷歷如繪可以正宋史之誤矣又攷長編元祐三年二月乙未朝奉郎司封郎中韓宗古知曹州四年二月癸丑宗古由知曹州加集賢校理知潞州旋以右正言劉安世言解其館職十月壬寅復召爲司封郎中是碑所具階職悉與長編合惟宋史無傳故本末不克具詳耳宋史職官志知州掌總理郡政勸課農桑或當一道衝要者並

兼兵馬鈐轄巡檢或帶沿邊提轄兵甲地理志隆德府本
潞州舊領河東兵馬鈐轄兼提舉澤晉絳州威勝軍屯駐
泊兵馬巡檢事蓋宋沿唐制視潞州爲大藩宗古故得兼
此職矣又見吳元扆傳地理志云潞州崇甯三年升爲府
仍還昭德舊節隸河東路金石記繫此碑於元祐各石刻
後而不詳何年殆未暇深攷

李長者祠題刻四段

曾布謁李長者象題名

石高一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五分九行
行九字字徑八分行書今在壽陽縣

魯郡侯曾布□□□□帥真定道過壽□□□方山謁
李長者像餘杭錢景山樂平潘璟丹陽邵𤫊開封張元㘽長
葛李毅禹城李良臣舒城李秉偕行元祐已巳歲六月辛丑

日題
曾仔奉二親謁
長者像所覩光
相不可勝紀
宣德郎知太原府壽陽縣事張□□□
此曾布謁李長者象題名後有布子紆續題曾布字子宣尙書右僕射魯國文宣公宋史有傳此云魯郡侯時尙未封公也布以元祐丙寅二月帥河東四月視事己巳四月易守眞定五月受代自太原赴眞定壽陽在所必經碑闕右角當云由河東移帥眞定闕由河東移四字耳紆字公卷布十子紆居長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題云奉二親謁長者象卽侍布同時所題偕行者丹陽邵壎字伯友見

晉祠題名

楊謨題李長者舊居詩

石高一尺二寸廣二尺三寸十三行行字不一字徑九分正書

予至壽陽道因訪造華巖論李長者舊居

方山百里路崎嶇披部因尋

長者廬伏虎已歸天女去龍頭新見萬松株

松乃近年所生以符長者之讖云紹聖二年十一月七日

洛陽楊謨聖咨題

宣義郎知壽陽縣事孟天常勒石

此楊謨題李長者舊居詩按唐李長者曾造華嚴論伏虎

生松皆見長者靈蹟記

郭時亮詩

石高一尺三寸廣二尺二寸五分
十一行行字不一字徑一寸正書

次韻奉和

李氏當年著佛書此邦猶記舊居廬因
公尋訪松生語不識何人為守株

紹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郭時亮
明仲題　宣義郎知壽陽縣事孟天常立石

此郭時亮題李長者舊居詩題云次韻奉和郎和楊聖咨
原韻與前詩皆壽陽令孟天常同時所刻

方山知壽陽縣事郭瑗祈雨題名

石高二尺一寸廣一尺三寸五分
十三行行二十字字徑六分正書

元符庚辰夏五月時雨未降二麥焦枯瑗謹齋戒擇日詣李
長者院建立道場祈雨道場方罷乃獲嘉應雨遂霑足九日

復設道場報謝是夕日没之後雲霧四合月色昏闇瑗同監
酒稅奉職李發與比■僧二十七人及六村三社邑衆等二
百餘人同焚香請聖賢之次忽然空中現五色雲其光粲爛
如日之明現種種相復合而為圓光其光五色復散而為明
珠五顆月乃方見衆星拱之其珠之色或紅或黃復變而為
一金色圓光良久現長者身續有兩侍者現後一虎揺其尾
而行衆皆瞻禮焉伏願見聞者皆發菩提心證無上上道初
十日通直郎知太原府壽陽縣事郭瑗謹書
三班奉職監太原府壽陽縣盐酒稅李　發　立石

此知壽陽縣事郭瑗祈雨有應并李長者靈蹟題記攷李
長者唐皇族諱通玄滄州人逢一虎導之居神福山有拔
松成潭之異歷代祈禱具有靈應記言長者現身後有一

虎令寺中有崇甯元年李長者伏虎象石刻與此記合庚辰爲元符三年

青蓮寺石柱題記八段

田宗題名

石高一尺九寸五分廣八寸四行行字不一字徑六分正書今在鳳臺縣

南村社　田宗　李爲

亡考許顒施石柱一條

母親　李氏

元祐四年十月十日

蘇簡題名

石高二尺廣八寸四行行字不一字徑七分正書

南下社　田頭父稹簡

并崔家社　崔應施石

柱一條永為供養

元祐四年十月日記

杜選題名

石高二尺廣八寸二分四行

行字不一字徑八分正書

北村社尚書　杜選謹捨淨財施石

柱一條永為供養

長男　杜昌　杜宗祐　杜裘

元祐四年十月日記

毋選題名

石高二尺廣八寸八分五行

行字不一字徑一寸正書

郭隄村施主　毋選　等

謹捨淨財施石柱壹條

姪男　毋宗祐　毋宗㝵

毋宗遇

元祐四秊十月日記

段約題名

石高一尺八寸廣八寸五分五行
行字不一字徑八分正書左行

元符戊寅十月十日高平郡別乘河南段約同晉城令耿敏尉黃叔敖因按田自琵琶泓至青蓮寺登鄰筆臺步月臨流傳觴賦詩明日去宿景德寺

崇甯施石柱記

石高二尺廣八寸兩行行
字不一字徑六分正書

闕杜壹條永為供養

熈盜九年至崇盜元年二月初九日記

陳子鎮題名

石高一尺八寸廣七寸五行行
字不一字徑八分行書左行

陳子鎮子康買山
玉鉞胡考盜釋宗
清以宣和七年十月
十四日同遊道逢上
人啓元不期而會

許古題名

石高二尺廣六寸五分四行
行字不一字徑八分行書

承安五年閏月廿六日同張君玉
吳壽夫來遊遂與森公無二登
鳳皇山周覽青蓮之勝鈞幕
河間許古道真題

此青蓮寺石柱題名自宋元祐迄金承安共八段不知是八柱抑一柱八面或數柱數面或拓尚未盡均不可知許古金史有傳毋氏音貫姓氏尋源云貫高之貫音冠毋邱複姓後去邱爲毋氏括地志云故貫城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毋邱是以地爲姓胡三省音無誤矣毋邱儉之後世居聞喜與澤不甚相遠其流轉遷居此地與

禹王廟題名

石高一尺三寸廣一尺五寸四行行五字隸書末題五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今在夏縣青臺禹廟壁

旦光乙丑□年三月七日来謁

禹王祠題

先太中河内公太師温國公頃歲同謁　夏禹祠

太師公因留題于殿之西壁元祐己巳鄉人李權刻諸石

長安郭升刻

按碑題旦光乙丑闕年三月七日來謁禹王祠題先太中河内公先太師温國公頃歲同謁夏禹祠太師公因留題於殿之西壁元祐己巳鄉人李權刻諸石宋史司馬池傳子旦字伯康歷知梁山軍安州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甯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乙丑者元豐八年温公時奉祠居洛故得與旦同謁本縣祠碑言先太中先太師一舉終官一舉贈官也碑立元祐己巳實四年碑見寰

宇訪碑錄

打地和尚塔銘

碑連額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二尺八寸二十行行二十六字正書額題打地和尚塔院六字正書上又蓋以草書今在定襄縣

忻州定襄縣新修打地和尚塔院記

左朝散郎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上輕車都尉

借紫張商英撰

打地和尚既傳心要於江西馬祖退而隱於忻之定襄間往來深山與虎豹群居蹤迹神異人莫之測有以佛法問者以杖打地三下或匿其杖而問焉則開口而已大曆十三年六月十有三日跏趺入滅門人奉真身葬之今鄗村塔是也元祐四年六月三日予行縣往謁焉瞻其容儀如生而歎其院

宇摧陋謂父老曰古佛也緣在若境胡不少莊嚴之對曰懷是心久矣官以告我我之願也是時涉夏不雨田疇焦槁村民所以祈請者靡所不至越二日有白氣絪縕起於塔頂父老以報縣令孟君友友馳馬至則其氣溴而為油雲甘澤優渥沾浹禾黍再茂於是富者輸財壯者輸力巧者輸工蕆於歡心出於新敬而向之庳廇頹剥化為宏敞煥麗嗟乎父老若之成斯宇也以打地知之乎以白氣知之乎揆若之所知不過以亘空之白氣為靈且異尔若又烏知三世諸佛東西祖師無量光明百千變化曾不出一舉杖之間乎若嘗以是知之雖火其骸毀其塔可也况又能增崇而嚴事之乎

元祐庚午二月初一日記

忻州定襄縣令孫参書額

朝請郎知真定府元氏縣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曹景

書額

左朝請郎通判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緋魚袋

郝師民立石

左藏宗庫副儀使知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

董昭敘題額

輕車都尉李佑

校打地和尚塔記山西通志金石記及定襄縣志均作眞容院碑金石記云舊通志唐打地和尚隱此大歷十三年化門人建塔葬之元祐中張商英新其院並撰碑記又據縣志眞容院在東鄺村藝文類載商英文與此碑同商英字天覺新津人官至中書侍郎尚書右僕射尋謫汝州團

練副使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宋史有傳東都事略謂商英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今觀所撰碑文仰慕打地慧業長言咏嘆不能自已其平日欣悅禪宗於此可見史言爲有徵矣事略又云哲宗立商英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商英爲此記文當在由河東憲移河北西路時今攷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七月乙卯商英以權開封府推官爲提點河東路刑獄五年十一月甲戌又書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張商英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其由河東路移河北西路長編不詳其年此記文有云元祐四年六月三日予行縣往謁則此時商英尚爲河東憲且其結銜書左朝散郞攷寄祿官之分左右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甫行此制事見長編記文後書元祐庚午二月初一

日記去改制僅兩月合前後推之其移河北西路憲必在是年冬末長編偶遺其事而就此碑曲折求之具得梗概洵足爲考史資矣宋史職官志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又武散官有西京左藏庫副使董昭敘以諸司副使知忻州用文武官參知之例耳又志通判州軍事掌倅貳郡政乾德初置又地理志河北路舊分東西兩路後併爲一熙甯中再分爲兩路忻州團練州屬縣有秀容隸河東路真定府唐成德軍節度本鎮州屬縣有元氏隸河北西路

天齊仁聖廟記

碑高四尺廣二尺一寸三分二十九行行五十二字正書今在沁源縣

威勝軍綿上縣移建天齊仁聖帝廟記

太原府壽陽縣令充梓州路轉運司管句帳司齊仲馳撰

古之人所以必謹於事神而不敢少為之忽者以其於為治之道亦有所助云尔蓋古之人為賞以待天下之善而欲其為善者無不勸為罰以禁天下之惡而欲其為惡者無不懲然其所以勸懲者惟可以施於顯明而不可以用於幽闇使幸而善惡之迹至於別白而不可蔽暴著而不可掩則猶若可以賞罰之也不幸善修於無聲之中而人有所不聞則賞或至於不能施惡積於無形之際而人有所不覩則罰或至於不能制賞不能施罰不能制則是賞罰有時而不行也夫賞罰既已不行而又無神理以禍福之則善者將何所勉而惡者將何所沮耶故□之人推其禍福之理以歸之於神彼其心以謂不施以賞者神可得而福則其福可以助賞之不及不制以罰者神可得而禍則其禍可以助罰之不逮使天

下曉然皆知夫賞之不及罰之不逮者不能以無報則雖甚愚之人亦將有懼於為惡而無□於為善此不曰於為治之道亦有所助乎況於一方之間祝之而有所驗祈之而有所獲者則其為有助也斯又可知矣古之人所以事之必謹而不敢少為之忽者豈不以此歟僕之兄以元祐戊辰歲之季春宰邑綿上而綿上之南有廟曰　天齊仁聖帝即今　東嶽之別廟也其廟雖基構隘狹舍宇俾隘而不甚宏大壯嚴然人有疾癘歲有乾溢致誠以禱之則不旋踵而輒有休應於是遠近莫不信之而春秋之際為之祈禱者雲集輻湊於其間弟以殽餗之品牲牢之具不能以遽進則往往爭為之先焉爭之而不勝則又繼之以敺擊至有傷人而自抵於刑者此其弊起於神之廟猶不足以為威而又其地之所在去

縣之遠故也襲之今君固嘗以此為患矣然未能遽有以變
易之也及兄始□事則以謂事神之禮不過於尊之敬之而
已以　東嶽之神其尊為帝而其廟乃至於如此之陋則非
所以尊之也入其門升其室不聞有莊誠之意恭肅之容而
其忿爭歐擊乃至於如此之褻則非所以敬之也既無以尊
又無以敬則幾於慢神而神之所殛者也斯豈去灾害來福
祿之道哉遂言　上取旨遷其廟於縣宇之側而且以新其
貌像與其堂殿廊廡而崇大之及春秋之際以薦獻之禮莫
不畢至則因其所至之先後以為之序使先至者處其前後
至者居其下而其序不得以相亂則爭鬬之端庶幾少可以
息矣然而猶以為未也則又示之以禁戒而申之以約束故
人之至於是廟者望其尊嚴巍峻之勢則固思竦然為之改

容而又以公庭之近禁約之嚴為可以畏之而不復敢有簡慢怠忽如前日之所爭者夫然後禮無不盡誠無不格而人人皆足以明神之必孚自非加之以尊敬則何以及此況視其左右之吏曹有聽决刑獄鞫治罪人之象而其司復有速報之名則其尊敬之也又安得不為之口哉然則兄之遷廟所以使人必奉之如此者此不徒有以止訟祈福而又將有以勸沮之使其如所謂賞之不及罰之不逮者且猶至於有所畏慕而後已則亦古之人所以謹於事神之意也不其偉歟然非特此也先是縣之人不至繁庶其閭巷廛肆蕭然不啻若荒村聚落之所及廟之一遷人之趨赴者無日無之而其威尤見於春秋祈禱之際故酒酤之課征稅之額歲增數倍而下逮貧窶之人亦得以市道自營於其間則其所以為

補者固多矣又豈特可以使人止訟祈福與夫有所勸沮而已傳日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名若兄之遷廟則其功不幾於十其利不幾於百哉此則宜有以記之也故兄以闢於不肖亦以其功利之所興乃至於如此之口則喜其有可以道者故盡其本末而詳書之庶幾知改作之不為妄也

大宋元祐六年辛未夏四月朔日

權縣尉兼主簿任特立石并書

右奉議郎簽書威勝軍判官廳公事雲騎尉賜緋魚袋魚端曰

西京左藏庫副使權知威勝軍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趙思恭

三班借職監酒稅王安國篆額

馬堡武僅馬摸刋

桉碑題太原府壽陽縣令充梓州路轉運司管句帳司齊仲馳撰沁源縣志藝文載此文仲馳題銜與碑合文獻通考大中祥符五年詔加上東嶽號曰天齊仁聖帝宋史長編同碑云綿上南有廟曰天齊仁聖廟卽東嶽別廟也碑云僕之兄以元祐戊辰歲季春宰綿上桉綿上縣明洪武二年廢今爲沁源縣之綿上鎭宋史地理志威勝軍縣四綿上中下寶元二年自大通監來隸碑不列宰綿上之名以碑酒酤之課征稅之額歲增數倍考之則亦善聚斂者碑末題大宋元祐六年四月朔權縣尉兼主簿任特立石右奉議郎簽書威勝軍判官廳公事雲騎尉賜緋魚袋魚端闕

西京左藏庫副使權知威勝軍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趙思恭三班借職監酒稅王安國篆額宋史百官志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以尉兼又縣尉下云凡縣不置簿則以尉兼之任特正以尉兼簿者以通鑑長編考之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承務郎以上至朝散朝請大夫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奉議郎在承務郎上六階故亦得加右字端題右奉議郎則非進士出身可知武階有西京左藏庫使注轉文思使思恭武臣也三班借職武班轉三班奉職政和新官改承信郎百官志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安國結銜正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三寸六分十
五行行四十字正書今在永濟縣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
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其所始以
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
臨菑王關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
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類爲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
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
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
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亦有
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
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

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惕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

今河東為縣吏治膺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余所聞一二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

黃庭堅記

廬江文勛篆額

洛陽李宏立石

按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九月庚辰齋於垂拱殿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天下熊克九朝通略本日詔衙前一役復用差役是時正值元祐諸老規復舊典之際所謂貴德尚賢之舉赦目繁夥度已及之此碑云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者固非泛然作是語也史容山谷外集注年譜治平三年丙午是歲山谷再貢於鄉俱爲首選治平四年丁未是歲神廟登極山谷

登第調汝州葉縣尉文獻通考宋登科記總目英宗治平四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狀元同注時神宗已即位與史氏所編年譜合山谷是時聲譽已卓然矣碑又云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紀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據長編六年五月己未朔則辛未爲是月十三日也又史氏年譜元豐八年四月丁丑山谷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十月丙戌除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二年正月辛未除著作佐郎元祐六年在館中丁母憂長編元祐六年六月丙申特封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母李氏爲安康郡太君庭堅尋丁憂去詔特賜絹二百匹黃子耕山谷年譜云六月十八日丁安康郡太君憂據長編注是月十六日甲辰則十八日當爲丙午

此記作於六年六月丙申乃月之初八日正山谷在館修書時亦適宋廷特封安康之日也通志金石記引石墨鐫華云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今攷謝景平絳子宋史附傳稱其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祕書丞此記引其言而斷之曰篤信好學彼時方以王氏新義爲病景平撰詩書說而取徵於孔孟蓋亦有激而然山谷亟舉其言蓄意深矣烏得概以迂謬斥之哉宋史地理志河中府縣七首曰河東隸永興軍路碑見石墨鐫華

樓子山題名

石高三尺二寸廣三尺六寸十三行行九字正書今在甯武縣

元祐六年秋七月已卯文思副使知寧化軍事太原王餘應定之與前朝奉郎通判軍事汝南頓題□道同游樓子山欲于漏崖之足以觀汾水之源酒酣公為客鼓玉玲瓏之琴以撫秋思之弄既闋而奏雪中松之曲是行也部吏劉喜王錫魏廓陸思誠鞏裕李昌言狄球榆次尉石伯倫預焉洛陽鞏裕書

按宋史百官志武臣敘遷制東染院副使有戰功轉文思副使政和新官武經郎舊官文思副使地理志寧化軍熙甯三年廢元祐元年復崇甯三年又廢又宋制軍有知軍事一人邊郡以武臣充今碑立元祐六年在元祐三年復軍後崇甯三年未廢前故得以文思副使知軍事入銜碑又云欲觀汾水之源太平寰宇記汾水出靜樂縣北管涔

山甯化在靜樂北近管涔山故云甯武府志樓子山管涔諸峯之一西山間有神祠祠下汾水源所出有古碑刻云汾源靈沼與此碑云觀汾水之源合末題洛陽鞏裕書碑見通志金石記

壽聖禪院碑

碑連額高三尺七寸廣一尺七寸八分二截上截勅牒二十二行行字不等下截記文二十五行行三十七字正書額題勅賜壽聖禪院六字篆書今在陽城縣

中書門下牒澤州

澤州奏據陽城縣令熊皐狀親[illegible]內有及得問數元係未降勅日前[illegible]佛像僧住持院保明委是詣[illegible]據熊皐狀申除下項泗洲千峯院[illegible]問日上并係未降勅日前僧蓋到元不是[illegible]神廟相雜見有僧住持保明結罪文狀[illegible]司官

吏保明並是詣實加後稍有不同甘俟闕詞奏聞事
泗州院屋三十四間闕三椽見有功德佛像並是
僧法□□闕見有僧法澄住持
千峯院屋共□闕間零三椽元有功德佛像
元是闕蓋到自來僧□□住持
牒奉
勑宜並闕壽聖院為額仍令澤州闕黃降付逐院依令
來勅闕定名額牒至准
勅
闕上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牒
闕上侍郎叅知政事吳
闕上左丞叅知政事趙

上闕兼吏部尚書平章事曾

上闕陵壽聖禪院記

西洛僧善仁撰并書

河南薛孝篆額

上闕下生紅光映日鷲岳呈瑞紫氣盤空一佛出三界安一人生萬邦慶於是流風益盛拯溺□□宣妙喝而廣濟含生演金言而普資法界者乃古佛之用也禅林祖刹壯麗雄居且斯院者自後唐肇興為福慶院在寺西南隅不盈百步有石浮圖處基趾仍存乃　先師長老和尚再興殿廡臺閣悉皆嚴峻和尚諱宗懿本絳臺澮川人也晉丞相張華之裔幼齒不群葷茹不嘗童歲猒俗慕佛遂從高都端氏縣檻山道禅師請業伏膺精實落彩披緇庠序温姿威儀肅敬所請甘蔗

靈根釋種苗裔予時杖藜訪道負笈從師一遇華嚴即契大
旨(玄)關洞啓頓豁迷雲伏自望陽之渴乃反舊山自翫自游
後於司馬懸泉兩山韜藏隸業時唐運將削天下多叛大梁
河東爭定强弱兵壓數起刁斗競興俗境搔然遂拋即止聞
盤亭師始剪茆茨將興梵刹盤亭師同學師兄也大師磬力
依棲約時承旨後於開平年中福慶院檀越張敬宗及盤亭
師薦請召云實益福慶宗門必然永住於衢梁若秖聚律衆
則法道有餘或欲議於開堂則尤為威事然此去路滑也宜
着力大師承付不敢違拒至斯演法堂開陛猊床座示云本
來清淨何者為律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惑者不能曉了
方言山烏野禽賴公之育養野花野草謝公之發生豈檀信
之曹難誘者盡執佛人也大師住數十年不踰往意至天福

庚子歲十二月十二日微疾而終囑近侍弟子以全身塵寺東北隅尋起石塔自後福慶主之不肖殿宇頹壞百年間無僧興葺名額已滅鄉人乃依倚大師靈塔薦起殿堂庶就瞻仰至　皇宋啓運有當郡開元寺泗州院僧從本掃洒看管令門人法江法澄法臻左右翊侍只稱為泗州院甚久矣伏遇　真廟毀除天下無額院舍至天禧年澄江二上人再興福地重建真筵緇素犇赴者如蜂分蟻聚無憚皴皺構成寶剎莫不長廊崚殿聳天若飛畫棟崇堂如空化出至治平四稔遇本縣令熊公杲過門問其由具狀呈之丞公申奏伏蒙　帝渥緘封錫號壽聖為額所以先民不云乎詩成感鬼至孝動天呼谷必荅覘鑑必應苟鍊無精金或種無良稼故無誤於因果也唯澄公竭力興顯一人而已至元豐改元

內澄公語其門人唯用曰吾願今滿以院事付汝善住吾殘年老朽但得一室一牀足以安止惟瞑目而宴坐已善仁不忍主公曲命直紀歲華擬古銘成文愧云

大宋元祐壬申歲上元日建

師徒等　講經論賜紫僧廣海　唯昌廣永　傳大乘戒沙門惠倫　勸緣住持沙門唯用立石

按碑前刻中書門下牒澤州奏據陽城縣令熊皐狀云云澤州千峯院勅壽聖院爲額　按宋英宗以生日爲壽聖節故後追薦冥福皆以壽聖爲額見宋史碑末刻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牒闕侍郎參知政事吳闕左丞參知政事趙闕兼吏部尚書平章事曾宋史本紀治平四年三月癸酉吳奎參知政事長編治平元年閏五月戊辰加樞密副使吳奎禮部侍郎疑搨本侍郎上所闕爲禮部字九月辛

丑奎罷又是年正月戊寅曾公亮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趙槩加尚書左丞仍參知政事按是年韓琦爲首相是月罷故牒不列又是年九月張方平趙抃參政壬寅曾公亮進左僕射此碑立在壬寅前故公亮猶書故官皆可以碑證史碑後題西洛僧善仁撰并書河南薛孝篆額併刻善仁所撰記文記言斯院自後唐肇興爲福慶院又云盤亭師爲請云云今重刻金皇統碑本千峯寺禪院碑有後唐明宗勅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僧洪密敕當郎其人碑立元祐壬申實元祐七年

壽陽縣新學記

碑高五尺廣二尺二寸十八行行四十二字正書今在壽陽縣

太原府壽陽縣新修學記

太原九邑壽陽距府三驛最處山谷間東當井陘常山之路北接定襄雁門戰國用武之地也更五代之亂為僭偽所有故其俗□勇少壯而材者多挾弓矢跨鞍馬習馳射之事自

國朝以來未嘗有鄉舉之士應詔者然地雖墝狹而民勤於力皆廉儉自足故鬭訟少朴魯而服義故不以氣相陵元祐初張君不渝來宰是邑也下令必以信遇民必以誠不數月人服其化庭無留訟張君樂其民之循而病其不道問學狃於舊習思有以革之邑舊有孔子廟歲久圮陋不蔽風雨春秋釋奠唯邑官行禮無學者以相張君顧而歎曰欲劃滌故習而變其俗此其本也始有意闢而新之迺規度其制而患其近市湫隘售邑之士李光國獻其東南隅地遂謀遷焉邑大姓閻是役也相與忻然具良材堅甓及工築之費於

是度地中為正殿以安先聖像位顏孟二賢於其左右次列坐十哲為東西廡以繪七十二子講授有堂絃誦有齋藏祭器有庫賓位庖湢皆有所凡為屋四十楹經始於庚午年春而畢功於是年冬既而以禮召邑士之有學行者處以師位而張君首遣其子入學與諸生齒自是邑民之子稍翹秀而可學與昔之馳騁射獵為事者悉捐其□奇短後之服弓矢游戲之具褒衣博帶從事於筆硯經史之間雍雍如也張君至學而喜迺以書道其事屬予為記予以為學校不修挑達而在城闕子衿刺之則在上者之過也鄉校存而游其間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則學者之過也今張君為政不拘拘繩墨惟末是務而以行化易俗教養人材為急可謂知本矣士之入學游於斯餔於斯講先王之道於斯將見有大成之材

出經行明偉可立朝庭其材之不至猶不失為善士或以文章決科舉班班見於世皆曰張君興學之效不亦美乎若群居華屋之下飽食而嬉不務考古今精道藝凭几聚首言不及義惟邑政之是非是論則恐非張君之意而異日非得如子產者為政則茲學之興廢未可知也張君名元(諱)不渝其字也世以文儒顯而不渝又以政事稱云

趙郡李毅記

莆陽王可書

元祐七年二月初七建

右通直郎知縣事張元(諱)立石

校碑言壽陽舊有夫子廟歲久圮陋元祐初張君不渝來宰是邑闢而新之經始庚午春畢功是年冬碑又云張君

名元濇末題趙郡李毅記壽陽王可書元祐七年二月初七日建右通直郎知縣事張元濇立石碑云太原九邑宋史地理志太原府領縣九太平寰宇記并州元領縣十四今九陽曲平晉文水祁榆次太谷清源壽陽盂此碑文太原九邑之證桉元豐九域志河東路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縣九壽陽府東一百八十里碑云壽陽距府三驛今壽陽隸平定州自縣至太原府歷壽陽太安鳴謙三驛又云五代爲僭僞所有者九域志太原府唐河東節度周初劉崇竊據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軍州事并陘常山今屬正定府定襄隸忻州雁門郎代州皆與壽陽毗近遺山集並今碑本壽陽縣學記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郎謂此碑桉庚午元祐五年壽陽縣志儒學在縣署西

宋元祐五年知縣事張元宿題與此碑同碑元宿題銜爲右通直郎則非進士可知碑文雄渾遒健宋之傑作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金石記

清虛觀記

碑連額高五尺廣二尺五分二十行行五十四字正書額題汾州平遙縣清虛觀記九字篆書今在平遙縣下東門內

汾州平遙縣清虛觀記

三晉之地古爲冀州北接燕代據鴈門雲中之塞東達趙魏帶太行碣石之險大河界其西汾水貫其中堯之所都晉之所封唐之所興地也澤潞以北平川千里鼎足分峙者並晉汾二州而汾之爲州地高氣爽土厚水深其民淳且重桑麻之沃秔稻之畜流衍四境汾之盛也漢唐以來將相名臣古

今相望汾之英也而平遥為汾之首邑其民純俭節用有唐堯之風慷慨好義髣髴子夏干木之遺烈以夫山川秀麗物產之富厥人物之雄邁而道家之居至於卑陋而不修非所宜也平遥之清虛觀建於唐高宗之末年　觀名太平天祐中嘗葺之本朝錫名清虛百餘年來廢壞不修日月浸久唯

元始天尊像僅存焉旁穴上穿不庇風雨徒設門扉四無墻垣過者直入莫復譏何罷民遊手攘竊蒲博聚為淵藪則所主者非其人也觀者莫不傷焉其後得道士武太文居之太文質直而慈善凡觀之田有所收入用以修完棟宇贍給往來秋毫之微不私於已惻然悼觀之蕪廢經營擴集不避寒暑人知能完其居也　朝散裴公惆太文之有志自捐其資以成就其所欲為而　公節操行義素為鄉

里士大夫之所信服故一出言親舊里人與夫旁邑願相其事從之爭先唯恐其後故豪者獻材巧者獻技賤者獻力而觀為之成於是增大　元始天尊殿而益之以
道君　老子之像又為小殿四一以奉
玉皇十一曜列焉一以　北極十二元辰列焉一以
奉　天地水三官一以奉　真武而北斗列焉既為之道堂又為之庖舍凡以居其徒者無不備焉今之過其前怪其大厦輪奐金碧照曜出於頹垣廢屋之後庭除絜清壇墠完整出於荆榛白露之中黃冠雲來步虛逍遥異乎前日惡少之呼嘯喧囂而紛雜也太文誠有力焉然非　公以信義率其鄉邦而汾之人慕善奉道亦不能化舊而維新於是觀之興遂為西河之巨麗因是而歎道家之說有補於

天下久矣自三代之後世衰道微然後道家有助於世故有
為紛更然後知清靜不擾勝焉馳騖夸奪然後知不爭無欲
勝焉欺誕矯詐而真者勝焉從横捭闔而默者勝焉故
老子為絕聖棄智之說將以還淳返樸而已矣漢之文
景尚黃老之學止於尊其說崇奉之典闕如也至於唐祖
老子　本朝祖　黃帝始大其棟
宇華其像貌崇奉之儀日益嚴絜事之淡泊多歸於道家是
以茹芝鍊丹蟬蛻而羽化者歸焉吐故納新熊經而鳥伸者
歸焉以至福之可祈罪之可拔亦歸之然後其教有以興而
其徒有以盛也蓋道家之有補於世雖極人力以□奉戴不
為過矣觀之成　公屬武當從事謝悰為之記因識其土
風之淳厚觀宇之興廢與道家之為教載之於石云

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應均州軍事判官謝悰記
太廟齋郎朱處厚書
進士裴述之篆
道士口大品立石
郭自然刻下
按碑言平遥清虛觀建於唐高宗末年天祐中嘗葺之本
朝錫名清虛平遥縣志太平崇聖宮在縣下東門內唐顯
慶二年建名太平觀宋元祐勅賜名清虛觀元初名太平
興國觀後賜今名是志所云唐宋之事與碑相合又碑言
唐祖老子本朝祖黃帝續通鑑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
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天尊至帝再拜於階下

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帝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帝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之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是碑所云祖黃帝者卽指此而言按其時眞宗誇示天書事多怪誕不經非可以爲有國有家者之訓第因碑文及此而旁徵之碑末題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應均州軍事判官謝悰記太廟齋郎朱處厚書進士裴述之篆宋史地理志均州武當郡故碑文亦稱爲武當從事桉之地志相合文獻通攷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誡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

領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爲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如所奏三月坐之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文資也是齋郎乃文階蔭子之職處厚必當時顯達者之後惜不得一爲詳證耳又臨川集許君墓志銘得召試爲太廟齋郎是齋郎有因召試而授亦可見當日之制裴爲平遥大族今縣志有述之名但選舉志列於元而不列於宋則未詳攷此碑矣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金石記

大雲禪院記

碑高一尺六寸八分廣一尺七寸五分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今在沁水縣

檻山大雲禪院記

竊聞當院古基有瓢浮圖一所案碑記所述云是大魏初年有高僧遷化於陽城縣界其有端氏兩縣人民各爭欲將和尚於本縣起塔供養　和尚以神通力願歸端氏檻山塔所祇端氏縣人擡舁得起陽縣衆人競無能動後至檻山塔感得山流乳潦以潦坐亡之身纔潦身遍頽絕所流之潦其　和尚雖葬塔中仍七日一遍剃髮崇修寺宇因此而興

佛事建殿三間其中塑繪佛像約有三五百軀又至景福元年伏蒙

天恩賜額號大雲禪院及

敕度僧七人各有省牒見在其諸靈跡具有碑載矣

天福三年十月　日院主僧宗諗

大宋元祐申酉歲四月五日建

講經論沙門崇贇

住持賜紫沙門法律立石

西雒僧善仁書

刻字人李嚴

桉澤州府志大雲寺在沁水縣東九十里榼山元魏時建一名榼山寺碑言大魏初有高僧化於陽城願歸端氏因起塔葬之建殿三間與志云元魏時建合碑又云至景福元年賜額大雲禪院與府志唐景福元年賜今額合碑言諸靈跡具有碑載者今有唐開元二十五年端氏令張不孤榼山浮圖讚末列大宋元祐申酉歲桉申酉係癸酉之誤然則是碑元祐八年建又碑載魏僧靈蹟頗涉荒誕蓋

佞佛者爲之元魏無陽城縣今陽城古濩澤縣地梏山宋以前隸端氏元始省入沁水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五